

## [陳黎：詩與語言的奧秘]

chenli99@ms10.hinet.net  
http://dcc.ndhu.edu.tw/chenli

無名氏（漢代樂府）

###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無名氏（二十世紀台灣）

### ●客家山歌

坐下來啊聊下來，聊到兩人心花開，  
聊到雞毛沈落水，聊到石頭浮起來。

李賀（791-817）

### ●李憑箏篋引（片段）

…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黃真伊（?-1530，韓國）

### ●時調二首

我要把這漫長冬至夜的三更剪下，  
輕輕捲起來放在溫香如春風的被下，  
等到我愛人回來那夜一寸寸將它攤開。

青山裡的碧溪水啊不要誇耀你的輕快，  
一旦流到滄海你將永遠無法再回來，  
明月滿空山何不留在這兒與我歇息片刻。

千代尼（1703-1775，日本）

### ●俳句二首

拂曉的別離  
偶人們  
豈知哉。

再睡一覺，  
直到百年——  
楊柳樹。

狄妲（Didda, 1964-，冰島）

### ●冰島

在那兒女人們  
用燈泡的螺旋頭  
自慰  
以獲取  
生命的電力。

辛波絲卡（Szymborska, 1923-，波蘭）

### ●種種可能

我偏愛電影。  
我偏愛貓。  
我偏愛華爾塔河沿岸的橡樹。  
我偏愛狄更斯勝過杜斯妥也夫斯基。  
我偏愛我對人群的喜歡  
勝過我對人類的愛。  
我偏愛在手邊擺放針線，以備不時之需。  
我偏愛綠色。  
我偏愛不抱持把一切  
都歸咎於理性的想法。  
我偏愛例外。

我偏愛及早離去。  
我偏愛和醫生聊些別的話題。  
我偏愛線條細緻的老式插畫。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  
勝過不寫詩的荒謬。  
我偏愛，就愛情而言，可以天天慶祝的  
不特定紀念日。  
我偏愛不向我做任何  
承諾的道德家。  
我偏愛狡猾的仁慈勝過過度可信的那種。  
我偏愛穿便服的地球。  
我偏愛被征服的國家勝過征服者。  
我偏愛有些保留。  
我偏愛混亂的地獄勝過秩序井然的地獄。  
我偏愛格林童話勝過報紙頭版。  
我偏愛不開花的葉子勝過不長葉子的花。  
我偏愛尾巴沒被截短的狗。  
我偏愛淡色的眼睛，因為我是黑眼珠。  
我偏愛書桌的抽屜。  
我偏愛許多此處未提及的事物  
勝過許多我也沒有說到的事物。  
我偏愛自由無拘的零  
勝過排列在阿拉伯數字後面的零。  
我偏愛昆蟲的時間勝過星星的時間。  
我偏愛敲擊木頭。  
我偏愛不去問還要多久或什麼時候。  
我偏愛牢記此一可能——  
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

小林一茶（1763-1827，日本）

### ●俳句三首

露珠的世界：  
然而在露珠裡  
——爭吵

茅草門上，  
代替鎖的是——  
一隻蝸牛

在盛開的櫻花  
樹下，沒有人  
是異鄉客

藍波（Rimbaud, 1854-1891，法國）

### ●四行詩

星星在你耳之深處玫瑰色哭泣，  
無限自你的頸到你的腰滾動白色；  
大海在你朱紅的乳頭洗出珠光，  
而男人在你絕妙的腹部流出黑血。

聶魯達（Neruda, 1904-1973，智利）

### ●我述說一些事情

你們將會問 那些紫丁香都到那裡去了？  
那些開著罌粟花的形而上學？  
那些不斷錘打你的語言  
且給它們洞穴  
與鳥的雨呢？

我要告訴你們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我住在馬德里的  
一個郊區，有鈴聲

有鐘，有樹。  
在那兒你們可看見  
西班牙瘦削的面孔  
彷彿一汪皮革的海洋。  
（……）

到處是  
熱鬧的喧囂聲，商品的鹽味，  
隆起的跳動的麵包堆，  
（……）

橄欖油流進長柄匙裡，  
腳與手  
深沉的脈動湧向每一條街，  
公尺，公升，敏銳的  
生命度量衡，  
堆積如山的魚，  
（……）

瘋狂精緻的馬鈴薯的象牙，  
一波一波的番茄翻滾入海。

而有一天早晨，這一切都燒起來了，  
有一天早晨，篝火  
自地底迸出  
吞噬著人民：  
從那時起就是火，  
從那時起就是槍彈，  
啊，從那時起就是血，  
帶著飛機與摩爾人的盜匪，  
帶著戒指與女伯爵的盜匪，  
帶著唸唸有詞的黑衣修士的盜匪，  
他們穿梭過空中殺害兒童，  
街道上兒童們的血單單純純地  
流著，正像兒童的血！

連胡狼自己都鄙視的胡狼，  
連乾癟的薊都咬噬、唾棄的石頭，  
連毒蛇都憎惡的毒蛇！

就在你們的面前，我看到全西班牙的  
血沸騰如潮水，  
孤注一擲地要把你們溺死在  
榮耀與刀叉的浪裡！

賣國的  
將軍們：  
注視著我的死屋，  
注視著破裂的西班牙，  
從每一間房子迸出的是金屬  
而不是花，  
從每一個西班牙的凹口  
西班牙鑽出來了，  
而從每一個死去的孩童生出有眼睛的槍，  
而從每一樣罪惡生出子彈，  
那子彈終有一天將找出你們的  
心的靶眼！

你們將會問：你的詩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夢或者樹葉，不告訴我們  
你家鄉偉大的火山？

請來看街上的血吧！  
請來看  
街上的血，  
請來看街上的  
血！

葉慈 (1865-1939)

●他想要天國的綢緞

假如我有天國的錦緞，  
繡滿金光和銀光，  
那用夜和光和微光  
織就的藍和灰和黑色的錦緞，  
我將把它們鋪在你腳下：  
但我很窮，只有夢；  
我把我的夢鋪在你腳下；  
輕輕踩啊，因為你踩的是我的夢。

陳黎 (1954-)

●雪上足印 1976

因冷，需要睡眠  
深深的  
睡眠，需要  
天鵝一般柔軟的感覺  
雪鬆的地方留下一行潦草的字跡  
並且只用白色，白色的  
墨水  
因他的心情，因冷  
而潦草  
白色的雪

●雪上足印 1995

%  
%  
%  
% .

●家具音樂

我在椅子上看書  
我在桌子上寫字  
我在地板上睡覺  
我在衣櫃旁做夢

我在春天喝水  
(杯子在廚房的架子上)  
我在夏天喝水  
(杯子在廚房的架子上)  
我在秋天喝水  
(杯子在廚房的架子上)  
我在冬天喝水  
(杯子在廚房的架子上)

我打開窗戶看書  
我打開桌燈寫字  
我拉上窗簾睡覺  
我醒來在房間裡面

在房間裡面是椅子  
和椅子的夢  
在房間裡面是桌子  
和桌子的夢  
在房間裡面是地板  
和地板的夢  
在房間裡面是衣櫃  
和衣櫃的夢

在我聽到的歌裡  
在我說的話裡  
在我喝的水裡  
在我留下的沈默裡

●在我們生活的角落

在我們生活的角落住著許多詩  
它們也許沒有向戶政事務所申報戶口  
或者領到一個門牌，從區公所或派出所  
走出巷口，你碰到一位邊跑邊打大哥大的慢跑選手  
尷尬的笑容讓你想到每天晚上在家門前幫年輕太太  
擦紅色跑車的老醫生，原來  
它們是一首長詩的兩個段落

物件和物件相聞而不必相往來  
一些浮升成為意象，向另一些意象  
求歡示好。聲音和氣味往往勾搭在先，暗自互通  
聲息。顏色是羞怯的小姊妹，它們必須待在家裡  
擺設好窗簾床罩浴袍桌巾，等男主人回家，扭開  
燈。一首詩，如一個家，是甜蜜的負擔  
收留愛慾苦愁，包容尚與不尚

它們不需到衛生所結紮或購買避孕套  
雖然它們也有它們的倫理道德和家庭計畫  
門當戶對不見得是最好的匹配  
水乳固然可以交融，水火也可以交歡  
黑格爾吃白斬雞，黑頭蒼蠅辯論  
白馬非馬。溫柔的強暴  
震耳欲聾的寂靜  
不倫之戀是詩的特權

它們有的選擇活在暗喻的陰影或象徵的樹林裡  
有的開朗樂觀，像陽光的蜘蛛四處攀爬。有些  
喜歡餐風飲露清談野合，有些則像隱形的紗  
散佈在分成許多小套房出租的你的腦中，不時  
開動夢或潛意識的紡織機  
許多詩據說被囚禁在習慣的房間。你閉門  
覓句，翻箱倒櫃，苦苦呼喚，甚至騎著電子驢  
驅趕滑鼠，敲鍵搜尋。打開窗戶  
寬天厚地，它們居然在那裡：  
雨後的鳶尾花。放學回家的  
一隊鷗鳥。歪斜的  
海的波紋  
煮著一鍋番茄和幾片豆腐的微波爐

你想到還要幾粒豌豆。你走進超市看到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你隨手拿了一罐，發現挖空心思，刻意  
求索的它，原來因缺席而存在：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一顆红柿孤獨地在收銀台上。你說  
妙哉，一顆红柿孤獨地在收銀台上  
一行字自成一戶  
你不免懷疑它移民自日本或多絕句的盛唐  
但是你完全不在意。完全不在意它們可以全部裝進  
一個小小的購物袋